

你是什么车

□ 古典

在去上海的飞机上,旁边坐的是一位先生,我们要共度一个多小时。由于飞行实在无聊,而时间又不长不短无法睡觉,我们都选择了聊天。在互相寒暄和交换完各自的名片,以及“久仰久仰,厉害厉害”后,他又翻出我的名片,问我职业生涯规划师是干什么的?

我对他说,生涯规划,就是帮助你搞明白这么三个问题:你是辆什么车,你要开往哪里,以及如何去。见他有点不明白,我又继续打比方:“比如说你,如果你自己是一辆车,你觉得会是辆什么车?”

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,想了想,说了个让人意外的答案。

“我是一辆房车。”他说,“就是那种后面还带着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什么的车,拉着大家去跑。我喜欢准备好所有东西,当遇到问题后能用到我的装备,我就会特别开心。”

“那你这辆房车,希望往哪里开?”我问。他皱了皱眉,“这真是个问题,我以前在苏州上班,是分公司经理。公司不大,团队二三十

人,像是小家庭一样。”他有江苏人的儒雅,又有北方人的真诚,我想做他的下属一定感觉不错。“而且离家也近,下班回家就20分钟,可以走到女儿学校,她放学晚,还能一起走回家。去年因为业绩做得很好,被公司调到总部发展。这都半年了,还是不太适应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公司期望未来把我往国际经理人的方向培养,但是北京的节奏太快了,加上一旦接触海外业务,因时差关系经常加班。我那个部门虽然有七八个下属,但是都是公事公办,没有以前的那个感觉了。”说到这里,他突然恍然大悟,“这么说吧,在这里,大家都把我当法拉利跑车使,希望我能参加比赛!”

“那你呢?”我问。

“我还是用房车的速度开。”他苦笑着指着行李架,“你看,来上海出差,趁机回家一趟,给家人和老同事带点东西。”

我对他说:“开房车和开跑车差别挺大的。一个可以慢慢开,到处都能照顾到;一个反应

快速,说走就走。如果用开房车的方式开跑车,可真有点别扭。你是想把自己改装成跑车拿第一,还是想做平稳的房车,带大家去旅游?”

他若有所思。后来,上海到了,和所有信誓旦旦地“多联系多联系”一样,我们如陌生人一样再未见面。

大概半年之后,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,“谢谢你,和总部沟通以后,我还是决定放弃北京,回到苏州原来的公司。一个多月了,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生活适合我,谢谢你的指点。”

和读这个故事的你不一样,我已经完全忘记他是谁了。我只好回复:“真替您高兴,不过我手机里没有您的号码,您是?”

对方回答:“我是房车。”

你是辆什么车,你想最终去往哪里,你会以什么速度,走在什么路上,千万别用那些标准答案回答——我是辆法拉利、走在高速公路、开往迪拜、一路超车。要知道,除了这个,世上还有很多可能。

约定

桃源 张一兵

曾经
年轻的长椅
到底见证过
怎样的
痴妄相许
掷地生根
以秃丫的姿态
静默
在漫长的冬季
羸弱且极渴
若果能
踏雪相拥而来
将在这雪域
旋即吐出
朵朵 火红的花

为了父亲的半张脸

长沙电子工业学校 钟勇

忘不了高二那年父亲去学校时的情景,那也是高中三年父亲去过的唯一一次。

还清楚地记得,那天刚上完早自习,班主任李老师说蹙着双眉,用没有任何商量的语气把我叫进了办公室。我知道这次肯定麻烦大了。果然,刚进办公室,李老师劈头就问,昨晚晚自习去哪了?我支吾半天,最后只得如实交待玩电游去了。“哎!叫我怎么说你才好……”

我低下头,默然无语。

说老实话,李老师没少为我操心。可我不长记性,经常是好不了三五天,又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(旧)。

“把你父亲叫来。”李老师的活沉静而有力。叫家长这一招,是老师们的“杀手锏”。在此之前,李老师也对我使用过,但都被我的良好认错态度和诚恳保证给软化了。这一次我又试图故伎重演,可还没来得及张嘴,李老师就识破了我,“这次你不用再保证了,你想想,你的保证管用吗?”我无言以对,重新低下了头。迟疑了半晌,我小声问:“李老师,能不能不叫我爸,我让我姐来行吗?”“不行!必须你爸来。”李老师以为捏住了我的软肋,丝毫不肯让步,“下面的课你不要上了,现在就去打电话。”

磨磨蹭蹭到了邮局,我怀着十分懊悔的心情把电话打到了村委会,让他们通知我爸来学校一趟。我知道,父亲是不会来的,但他听到这个消息该会是怎样的担心啊!

五年前的一场大火,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。母亲在大火中丧生,父亲被严重烧伤,尤其是面部,半边脸被烧得皮开肉绽,甚是吓人。也就是从那以后,父亲再也没有出过村半步。

然而,几天后,父亲却出人意料地站在我寝室门口。那天天很热,父亲却围着一面巾,只露着眼睛。这自然引起了寝室同学们的好奇与关注。从父亲仅存的那只眼睛里,我看到了一丝羞愧与不安。

带父亲来到李老师办公室,父亲突然扯下面巾,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!像是横七竖八爬满了无数条酱红色的蚯蚓。李老师一怔,呆住了。父亲转向我,显得异常的平静,“强子,你应该争气,爸已经丢了半张脸,你不能让爸再把这半张脸也丢了啊!……”

从此,我变了一个人。我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,大学毕业,又分配到了现在任教的这所重点中学。尽管时下外面的诱惑很大,但我依然勤勉、质朴。因为我知道,为了父亲的那半张脸,我必须这样。



年年红火
王金海画

红枫叶与蓝宝石

长沙市四方坪小学四(4)班 文加质

秋天到了,一片红枫叶抓不住树干,晃悠悠地飘了下来。

落地不久,就被一个小姑娘看见了:“哟,好漂亮的枫叶呀!我把它带回家作贴画吧!”红枫叶被捡起来的时候,发现小姑娘戴着一个手镯,上面嵌着一颗闪闪发光的蓝宝石。

在小姑娘的回家途中,红枫叶与蓝宝石聊了起来,聊得非常投机,渐渐地,它们的关系好了起来。

小姑娘一回到家,就把红枫叶放在书桌上,自己又出去收集更多的树叶来做贴画。

红枫叶不想呆在桌上,它叫醒了蓝宝石,带上了日常要用的东西,一起出门了。蓝宝石借助自己的形状优势滚啊滚,红枫叶借助风力飘啊飘,一起到了楼下。

第二天中午,它们在前进的途中。先打算去一片树林里看看。正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,他们就跟着一个人上车了。到了最后一站,他们三蹦两跳地下了车,落在一条小溪边。蓝宝石没事,可红枫叶掉进了小溪,沉到了水底。蓝宝石急得哭了起来。鸭子正好从这儿路过,蓝宝石忍住眼

泪,可怜巴巴地问鸭子:“鸭子姐姐,请你将我和那片红枫叶送到对岸去好吗?”“好的。”鸭子说着,叼起蓝宝石和红枫叶,送到了对岸。

对岸便是一片茂密的小树林,它俩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这里的环境真好,红的花绿的草,好多昆虫在玩耍。它们玩起游戏,可是一不小心,蓝宝石骨碌骨碌滚进了一个又黑又深的山洞里。

蓝宝石借着一点射进洞里的光,发现自己旁边躺着一只棕熊。外面红枫叶在轻轻地喊它:“蓝宝石听我说,有光的地方就是出口,我一直喊,你顺着声音慢慢滚出来吧!”

蓝宝石刚刚滚了几步,棕熊就被吵醒了。蓝宝石一惊,顺着光和红枫叶的声音,越滚越快,终于在棕熊起来之前,滚出了洞口。红枫叶叫蓝宝石快快上树,它自己也飘上了树枝。棕熊不会爬树,只好生气地走了。

后来,它俩下了树。因为很留恋这个美丽的地方,便在这儿安了家。小姑娘在上学路上看到了它们的家,对它们的幸福生活表示了祝福。

冬日乡村飞鸟

□ 曹春雷

在冬日里旅行,我总会把目光投向路边树上的那些鹊巢——光秃秃的枝桠上,鹊巢鲜明而又突兀,如树结出的一个灰色的果实。这些巢,总让我想起故乡村庄的鸟儿们。

小时在乡下,院门前有片杨树林,是喜鹊们的居住区。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巢,是冬日里一道诗意的风景。当一夜之间,厚厚的积雪给大地披了棉被,就连人们出行都感到困难时,在清晨,喜鹊们依然会端立枝头,用喳喳的声音宣告自己的安然无恙。它们是怎样度过风雪夜的?这是个谜。

除了喜鹊,村庄冬日常见的还有麻雀。麻雀的巢建在房檐瓦下,人们喊它们“家雀子”——住在家里的麻雀。对我来说,麻雀是最扰人的房客,无论多么寒冷,它们总会在天蒙蒙亮时,站在我家窗前的石榴树上,叽叽喳喳噪杂,搅得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

练完嗓后,麻雀扑棱棱飞走,开始一天的觅食。要在天寒地冻的村庄找份口粮,并不是个简单的事儿。对它们而言,村庄坚壁清野,秋日黄澄澄的庄稼,早已入农人的粮仓,遗落在田里的星星点点,也已被大雪覆盖。麻雀嘴啄脚刨,探宝一样在地里翻掘粮食,或者寻找草茎上的籽粒。

对麻雀来说,最懒惰的寻食,莫过于在院子的树上守着,和鸡狗鸭们抢食吃,趁它们不注意,猛地啄上一口,再迅疾飞走。只是这种寻食有点危险。

有些人喜欢这时捕雀,就像鲁迅在《百草园与三味书屋》里写的那样,“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,下面撒些秕谷,棒上系一条长绳,人远远地牵着,看鸟雀下来啄食,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,将绳子一拉,便罩住了”。但我母亲说,不能捉鸟,它们是我们家的客人,要好好对它们。每次雪后,母亲会在院子里撒一些米粒儿,然后看雀儿飞下来吃。

对村庄的这些鸟儿,我一直由衷地充满敬意,它们没有如大雁和燕子一样,飞去温暖的南方,而是选择了留守,与村庄的人们呆在一起,沐寒风,披霜雪,心怀对春天的希冀,等来冰雪消融,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